

“无边春色”番菜馆

一品香,起家于“番菜馆”。所谓“番菜”,是西餐的贬称。过去中国人以老大自居,看不起西餐,林语堂说过,英语里原没有 cuisine (烹饪)一词,西方人只晓得 cooking(烧煮),哪有中国人“炒”“煮”“蒸”“炖”“腌”那么郑重其事。西餐在上海兴起,得益于上海开埠,早在19世纪50年代,洋人开设的西餐馆就在虹口一带出现。此后,华人依样画葫芦,开设番菜馆,标榜“英法大菜”“中外咸宜”。

19世纪80年代,一品香番菜馆在四马路(今福州路)22号开张,地点在今福州路山东中路拐角。它的开张日期,有四五种说法,最早的为1880年,较晚的为1889年。从已有史料来看,至少在1883年,一品香已经存在了。这一年,在申报馆供职的黄式权出版了《淞南梦影录》,称:“近日所开一家春、一品香等番菜店,其装饰之华丽,侍应之周到,几欲驾苏馆、津馆而上之。”

一品香到底是怎样的番菜馆?清末小说家孙家振在小说《海上繁华梦》中描述:“说那一品香番菜馆,乃四马路上最有名的,上上下下,共有三十余号客房。四人坐了楼上第三十二号房间,侍者送上菜单来点菜……”这个描述证明,一品香规模不小,分间设座,每个“包间”都有编号。至于它的经营,1898年出版的《海上游戏图说》是这样说的:“大菜仿西洋,最驰名,一品香。刀叉件件如雪亮,楼房透凉,杯盘透光。洋花洋果都新样。吃完汤,咖啡一盞,灌入九回肠。”

不过,招隐山人的竹枝词《申江纪游》却对一品香略有微词:“登楼呼酒劝加餐,花样全翻旧食单。消费何曾钱十万,谁知下箸尚嫌难。”这首词,透露了以下信息:菜品虽新,消费亦贵,然而“下箸难”。“下箸难”,似乎是初尝西餐国人的通病。黄式权就说,他初见“非酸辣即腥膻”的“大菜”(即西餐),“则掩鼻不惶矣”。当年,“吃大菜”和“坐马车”一样,是一种社会时尚,“异味争尝,津津乐道”,但赶时髦难免也会有代价。据1899年7月《游戏报》记载,四川人王某到一品香吃西餐,吃冰淇淋时,把姜芥与冰淇淋掺和在一起,以致“齿舌麻木,周身大汗,口不能合,语不能声”,出了一个大洋相。

除一品香外,四马路的华人番菜馆还有不少,据说尤以“春”字招牌居多。《海上繁华梦》中,少牧问子靖:“这四马路番菜馆有几家?”子靖道:“现在共是海天春、吉祥春、四海春、江南春、万年春、锦谷春、金谷春、一家春,连着一品香九家……”可谓“无边春色”。然而,论“坐位之宽敞,肴饌之洁美、陈设器皿之精雅,向以一品香为首屈一指”。

一品香之“首屈一指”,在于它的“中国特色”,它自创的“大菜”就有金碧多汤、六小姐饭等。作家曹聚仁这样评论:“一品香的大菜,乃是华人的大菜,等于中菜西吃……”此外,当年番菜馆还流行吃花酒叫局(妓女侑酒卖唱),凡华灯初上,“一枝、一品诸香,无不弦管嘈嘈,花符飞去,艳色传来……”据孙家振《退醒庐笔记》称,当年他与主持《申报》笔政的王韬朝夕过从,每当夕阳西下,即去一品香。《春申旧闻》作者陈定山总结道,“凡此所谓西菜馆者,皆繁华之别数,销金之巨窟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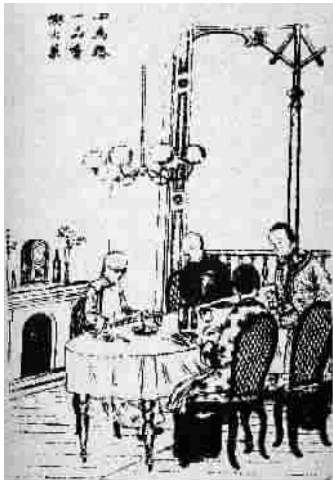
“一品香”,是沪上著名的老字号,已有一百多年历史。作为一个地标,它是近代上海的时尚元素和文化符号,富于传奇性;作为一段历史,它留下的谜团不少,比如,它究竟何时开张、何时迁址、何时改建,何时由西餐馆转型为大旅社,至今史家说法不一。一品香的历史早已远去,要追寻和拼接一品香的细节,只能借助于当年文人学者的零星文字……

来福士前身是一品香客栈

读史老张



英国哲学家罗素,访沪时下榻一品香旅社



清末插图《四马路一品香吃大菜》

实。另外,村松梢风对一品香所在的西藏路,也有白描式的刻画:

……这条路大概有两三百米,是单边有房屋的街道,另一边是跑马场……沿街是一长段长出了苔藓的砖墙和灰褐色的外墙。在马路对面是高高的铁栅栏,里面一大片草坪的跑马场仿佛开阔的原野一般,远处在树木的掩映中排列着许多外墙红色的建筑和砖瓦结构的房屋……这里不通电车,行人也很稀少,四周很安静。(村松梢风《上海》)

在村松梢风笔下,西藏路不通电车、行人稀少,与今日的车水马龙、熙来攘往有天壤之别——难怪,当年发生的“一品香刺杀案”,光天化日之下,刺客能从容出逃。1920年,贵州小军阀袁祖铭因派系争斗,拟谋刺黔军总司令王文华。11月,王文华抵沪,秘密联络孙中山。他住进一品香后,一般不轻易出门。在一品香对面的跑马厅(今人民广场)一间二层木房子里,袁祖铭派来的两名刺客蹲守月余,极耐心。1921年3月6日下午,王文华刚跨出一品香大门,就被刺客连开数枪,当场气绝身亡。

此案举国震惊,刺客却逃之夭夭。陈定山认为,“跑马厅当年有种特权,不许人进去,因此凶手也没法捕获。”



早期的一品香旅社,位于西藏路福州路口(今来福士广场原址)

“大旅社”名震西藏路

约在1918年左右,一品香从四马路迁到西藏路270号(今来福士广场原址),改名一品香大旅社,兼营西餐。到上世纪20年代初,一品香又从二层砖木楼房,翻造为具有欧式风格的多层旅馆建筑。曹聚仁这样介绍一品香大旅社:“有如美丽华酒店一样,有客房,有礼堂,有酒楼……”

改为旅馆后,一品香名气更响。当年华人旅馆中,素有“三东一品”之称(指南京路东亚旅馆和大东旅社、西藏路远东饭店和一品香旅社),一品香是上等旅馆的佼佼者。它的转型,反映了民国初年社会生活的变迁。剧作家洪深在《大饭店》一文中写道,上海地价高、住房小,“普通人的宴乐饮博,总是到菜馆和到旅馆里‘开房间’的……一个每月只赚五十块钱的人,在‘开房间’的一天,他可以生活得像赚五百块钱的人一样。”那时,到旅馆“开房间”,也是一种生活方式。

一品香的“房间”如何?日本作家村松梢风有自己的体验:“……一间三楼最靠里面的面向走廊的房间,墙壁和地板都很脏,而且光线幽暗,但听说这个旅馆都是这样,也没办法了。不过房间相当宽大,还带有浴室。挂着白色帷幔的很大的中国床就放在正面。房钱一天四块大洋……”

村松梢风是最早将上海称为“魔都”的域外作家,20年代,他曾多次到访上海。1924年,他写成《魔都》一书,大受欢迎。1925年,他再度来沪,两次入住一品香,他对一品香的描述,客观而真实。

另外,村松梢风对一品香所在的西藏路,也有白描式的刻画:

……这条路大概有两三百米,是单边有房屋的街道,另一边是跑马场……沿街是一长段长出了苔藓的砖墙和灰褐色的外墙。在马路对面是高高的铁栅栏,里面一大片草坪的跑马场仿佛开阔的原野一般,远处在树木的掩映中排列着许多外墙红色的建筑和砖瓦结构的房屋……这里不通电车,行人也很稀少,四周很安静。(村松梢风《上海》)

在村松梢风笔下,西藏路不通电车、行人稀少,与今日的车水马龙、熙来攘往有天壤之别——难怪,当年发生的“一品香刺杀案”,光天化日之下,刺客能从容出逃。1920年,贵州小军阀袁祖铭因派系争斗,拟谋刺黔军总司令王文华。11月,王文华抵沪,秘密联络孙中山。他住进一品香后,一般不轻易出门。在一品香对面的跑马厅(今人民广场)一间二层木房子里,袁祖铭派来的两名刺客蹲守月余,极耐心。1921年3月6日下午,王文华刚跨出一品香大门,就被刺客连开数枪,当场气绝身亡。

此案举国震惊,刺客却逃之夭夭。陈定山认为,“跑马厅当年有种特权,不许人进去,因此凶手也没法捕获。”

“开房间”众生相

撇开“番菜”和“客房”,一品香的亮点,在于文化名人的纷至沓来。跻身上等旅馆后,一品香一度成为上海的“文化客栈”,由它串起的文化线路图,是近代上海文化史上的重要篇章。

1920年10月,英国哲学家伯特兰·罗素访问上海,下榻一品香。罗素是世界闻名的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,热衷于政治活动和社会事务。在当年,他是不折不扣的“国际巨星”,他的肖像和名言,甚至被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制作过香烟广告。他的到来,令一品香人气爆棚。10月12日,罗素和他的情人、助手勃拉克乘船到达上海。次日,《申报》报道称,罗素“现在一品香旅馆百零三号房间……”旅馆名和房间号一公布,各地人士纷纷涌来,争睹风采。罗素后来在自传中写道:“在上海时,我们是在同不计其数的人会见中度过的。”为了不落各界访客,在一品香大堂,罗素和勃拉克不得不把不同的客人安排在不同的桌子上,“整天价从这张桌子到那张桌子来回奔跑应酬”。

与罗素到访的轰轰烈烈不同,中国的文人学者到一品香,则低调委婉得多,如:根据胡适日记,仅1921年8月一个月内,胡适至少有四次到过一品香,但文字记录非常简略:14日,“到一品香,嗣正兄邀吃饭”。18日,“夜到一品香,陆费伯鸿请吃饭”。24日,“夜到一品香吃饭,主人为金伯屏(邦平)”。25日,“赵元任夫妇到了,梦旦邀在一品香吃饭,我也去一谈。”同样,1926年1月22日,郭沫若、田汉与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在一品香畅谈,文字记录也不多,后者在《上海交游记》记:“两君的话,直到深夜还缕缕不尽……辞归时已经十二点钟了。”另有一些一品香聚会,因情势所迫,往往秘而不宣,雁过无声。如:1931年,阳翰笙、夏衍、阿英、冯雪峰、楼适夷和丁玲等“左联”成员来到一品香,与中共地下党员宣侠父秘密会见,商谈成立湖风书店事宜。1936年,丁玲坐火车从南京秘密到达上海,冯雪峰派地下交通员将她接到一品香。两周后,丁玲奔赴陕北……

然而,一品香的文学叙事,也留下过全景记录。写得鲜活生动的,当推诗人邵洵美。1925年春,邵洵美刚从欧洲回沪,就应刘海粟邀请,与徐志摩、江小鹣等20多人出席一品香的文友聚会。邵洵美在《儒林新史》中写道:“一只长方桌的周围一共坐着有二十几个人,可是一半像是负着招待的责任,还有一半则表示着客气……”“这时候房间里已充满了喝汤的声音……”“第二道菜上来的時候”,徐志摩出现了,“志摩没走到我面前已经在那里喊了:‘喂,弟弟,你怎么来了?你为什么不早几天到中国?你为什么不上北边来吃我的喜酒?我和小曼结婚了!’”寥寥数语,把人物和场景烘托得栩栩如生。

另外,散文家梁实秋《从梁启超胡适打牌说起》一文,也留下过一品香的精彩片段:

胡适之先生也偶然喜欢摸几圈。有一年在上海,饭后和潘光旦、罗隆基、饶子离和我,走到一品香开房间打牌,滑溜溜的,震天价响……

新中国成立之初,一品香旅社曾由海军部队租赁使用,1956年划归上海市农委,成为农委招待所。1996年,一品香建筑被拆除,在原址上建了来福士广场。

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西藏路,已开始通行电车,右为跑马场



翻造后的一品香旅社,已有欧式风格

